

与雨林相伴的民族

□ 撰文 / 朱鸿祥 摄影 / 张帆、段其武等

打开世界森林植被的版图，定眼地球的北回归线，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在一片荒原或沙漠徘徊的回归线上，就在我国的云南，竟然尚有一片绿洲！

原来，在远古时代，包括西双版纳在内的云南大部分地区，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由于地质历史上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迫使古地中海西退，而造就了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

谈及热带雨林，很多人只知它神秘而又玄妙莫测，却不知它是陆地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在那浩瀚的林海中，

孕育了众多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虽然它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7%，却分布着地球上70%的生物物种。西双版纳土地面积不足2万平方公里，仅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500，可是却分布有约5000种高等植物，占全国种类的1/6，其植物种类之多，让人惊叹不已。

西双版纳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傣族、哈尼族、布朗族、基诺族、瑶族、拉祜族等10多个世居的民族。数千年前，这些民族的祖先都生活在热带雨林中，以渔猎和采摘为生，后来因

为农耕的发展而离开了森林，但他们的衣食住行、医药卫生、生产活动、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总是与热带雨林，以及其中的动植物资源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多样的民族森林文化。正是这种独特多样的民族森林文化，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保护上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才使得这片回归线上的绿洲能够延续至今而不沉没。

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特有而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在解放初期曾紧紧拴住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的心，在他的带领下，





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学研究机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林海深处宣告诞生。

西双版纳素有“动植物王国”的称号，更有“植物王国皇冠上绿宝石”的美誉，美誉背后则是映衬它的众多的雨林民族。曾几何时，西双版纳茫茫无际的热带雨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让无数人魂牵梦绕、为之倾倒！

走进西双版纳，漫游在这片神奇富饶的土地上，每当晨曦升起、夜幕降临，袅袅炊烟在平坝依山傍水或山腰绿树掩映的村寨上空弥漫的时候，放眼一望无际的林海，一对对、一群群身着艳丽色彩服饰的当地居民，定会叫你不由自主双目定格，一览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玄之美。

在西双版纳，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似乎要首推那密林深处的“竹楼”建筑。这里的傣族、布朗族、哈尼族、基诺族等世居民族，世代都以“干栏”式的竹楼为民居，除了铁钉外，取材都来自于雨林中的植物。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古老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他们对于植物的识别和利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西双版纳可用于建材的树木包括竹子有1000多种，而傣族常用的建材树木就达100多种、竹子近60种。为了适应高温、高湿的雨林气候环境，他们利用竹、木建盖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竹楼。

这种竹楼外观很像一顶巨大的帐篷，架建于从地面竖立起来的柱子上，造型独特美观，别具一格。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人民很少患风湿病，这不能不归功于傣楼的特色建筑。

然而，由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造成雨林面积的逐渐减少，雨林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一向取之不尽的雨林资源已不再慷慨而变得吝啬起来。而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城市文明的影响，也让这些雨林民族有了深刻的反思，他们从封闭中走了出来。

就说他们的住屋，从单纯大量地利用雨林的树木资源，发展到了今天使用砖木结构，甚至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盖的“干栏”式“傣楼”建筑。虽然说傣楼建筑风格的“变味”会让我们惋惜，但在惋惜之余，我们会为这些雨林民族在发展生存中合理利用雨



雨林中的哈尼族村寨（左图）。

身着盛装的少数民族妇女（上图及右图）。

林资源的智慧而拍手称道。

傣族既是一个善于利用雨林植物的民族，更是一个崇尚水的民族，民间有谚语说：“泡沫跟着波浪漂，傣家跟着流水走。”这句民谚清楚地说明了傣族与水密不可分的关系。

傣族自古便利用水耕种稻田，据考证，傣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在西双版纳的贝叶经中，就记载着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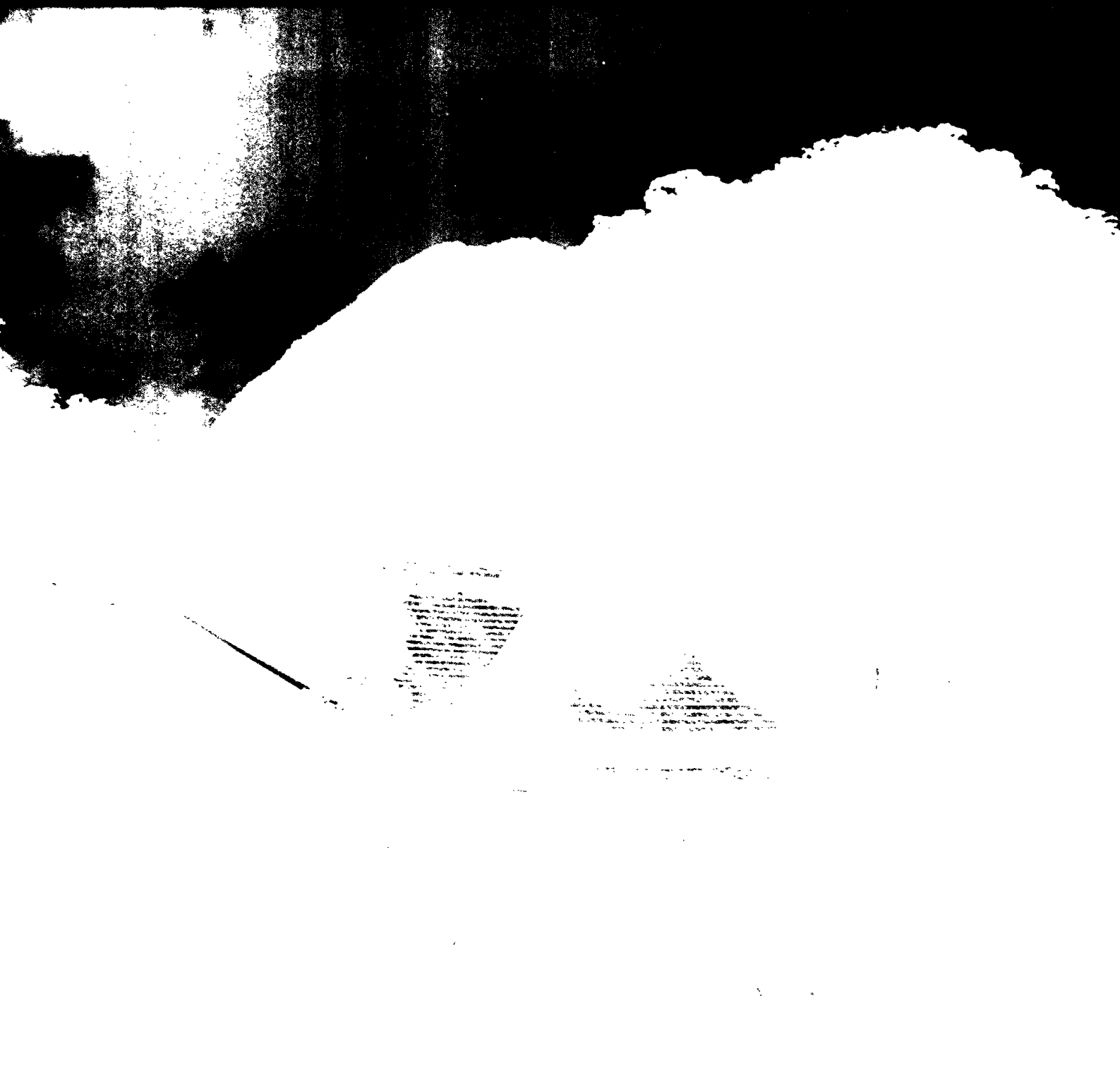
“雀屎谷”的传说。远古时，傣族先民生活的地方“人比蚂蚁多，人比蜂子旺，遍山有人群，都是找吃的。动物变少了，果子吃光了，人捡雀屎吃，人捡鼠屎吃”。由于鼠雀屎有未完全消化的谷粒，人们吃了“有力气”，“有味道”，“饱肚子”。

后来，人们发现在有鼠屎、雀屎处长满绿草苗，“苗棵上结小果……味道更好吃”。这是鼠雀屎中携带的谷粒长出来的种子。

人们把种子种在芦苇地，种在河岸边，逐步学会了种稻子。人不愁吃了，不再满山跑了，慢慢由游猎进入了农耕。

傣族的祖先深刻认识到了森林、水源和人类生活的关系，他们留下了“没有森林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农田，没有农田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就不能生活”的遗训。

西双版纳的雨林民族大都信仰原始多神教，认为万物有灵，人类只是自然中的一



员,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健康幸福,否则将受到“神”的报复。因此他们往往非常崇敬森林中的一些动植物,对于这些动植物,他们一律不捕杀、不砍伐,并加以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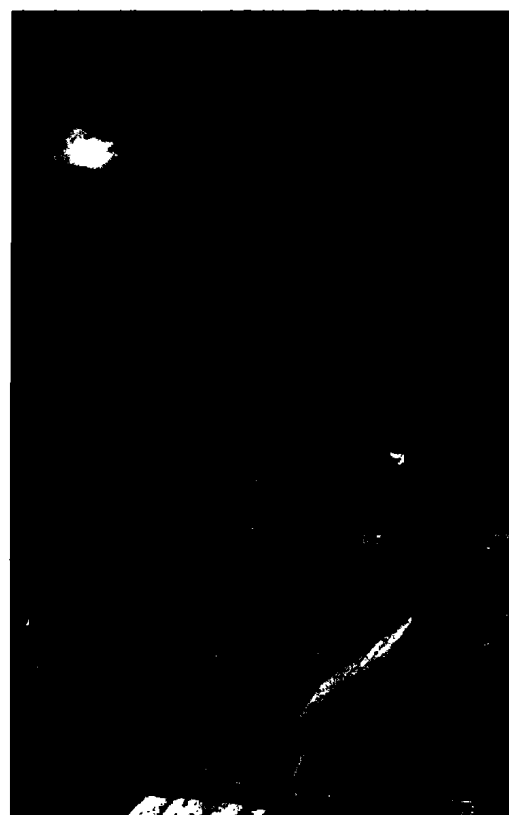
“万物土中长,森林育万物”,这是西双版纳傣族对森林重要性的朴素认识。他们从对森林的采集和狩猎的实践中,已意识到没有森林,便没有野果、野菜,更没有

走兽飞禽,人的生息繁衍与森林休戚相关。在傣族民间就流传着“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的谚语,在他们的心里,无所不有的森林如同父母一般重要。而从“保住山上常青树,沟底清水年年流”、“山上林茂,坝子水富”这些谚语中,则流露出傣族重视森林、爱护森林的情怀。

西双版纳的傣族既信仰佛教,又信仰原始宗教。他们信仰的神,主要是部落神“色勐”和村社神“色曼”。各地的“色勐”、“色曼”都有一片作为安息地的林地,这片林地统称为“龙林”。部落神的安息地叫做“勐龙林”,分布在傣族聚居的平坝边沿或平坝间的高土土丘上。村社神的安息地叫做“寨龙林”,分布在傣族村寨附近。

据有关专家调查,西双版纳的“龙林”约有600余处,面积不少于10万公顷。这些“龙林”大部分是风水林和水源林。由于有了“神”安息在山上的传说,山就成了“神山”,林也成了“神林”,被人们当作“神”来崇拜和保护。昔日的“龙林”,任何人均不得随意进入采集和狩猎,“龙林”已成为不是保护区的自然保护区。“龙林”的出现和受到保护,既与傣族先民质朴的护林意识有关,又带有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色彩。原始多神教的诞生,信徒们对自然的顶礼膜拜的崇敬与畏惧,使得西双版纳雨林民族的文化中又增添了宗教植物文化厚重的一笔。

依山傍水的傣族村寨(左图)。傣族龙山林(右上图),药用植物槐翅叶(右下图)。



生命·自然

西双版纳差不多每个傣族村寨都建有佛寺,而且每个佛寺都有一个用矮墙、竹篱或绿篱围成的庭院,面积大小不一,其中栽有数十种至上百种的植物。在这些植物中除了一些水果供僧侣们享用外,还有与佛事活动有关的常用植物,以及作为书写经

文载体的原料植物贝叶棕和构树。

佛寺庭院栽植的植物种类固然可多可少,但佛教规定的“五树六花”是必不可少的。“五树”,即菩提树、高榕、铁力木、贝叶棕、糖棕;“六花”即荷花、文殊兰、黄姜花、缅桂花、鸡蛋花和地涌金莲。

“五树”中的菩提树,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为了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舍去王位继承,到处寻找人生的真谛,战胜各种邪恶诱惑,猛然觉悟,领悟真谛而成佛的树。所以佛教的经书都把菩提树当作佛树,这在佛寺的佛本生壁画中就有生动的描绘,而且在邻近信奉小乘佛教的国家老挝、缅甸和泰国的一些村社中,常在高大的菩提树下置有释迦牟尼静修的各种塑像。也许是受到释迦牟尼成佛的启示,在佛教的经书中有一本《二十八代佛出世记》,说佛教共有28代佛主,每一代5000年,释迦牟尼是第28代佛,每一代佛均有一种“成佛树”。

在西双版纳,不仅菩提树,其他如鸭脚木、猫尾木、小叶榕、铁力木、千张纸、柚木、中平树、独酸角、高榕等“佛树”也都受到了信徒们的崇敬。它们除了栽种于佛寺庭院中,还逐步栽种到村寨中、竹楼庭园中和村寨附近。在西双版纳邻近的德宏盈江县,当地的傣族每当生儿育女时,家长都会在村寨种上一株高榕,以示“神”的庇护,保佑他们的儿女健康成长。

人们把栽种“佛树”当成重要的善举,认为能获得佛的庇护,来生将获得幸福或进入仙境。由于信徒们把包括菩提树在内的“佛树”当成佛主或僧侣的化身,因此都把砍伐菩提树当成对佛的大不敬,视为与杀害僧侣、破坏佛寺同罪。砍伐菩提树者,不仅要被处死,其子女也要被贬为寺奴,在佛寺内赎罪。虔诚信佛的傣家人,都把菩提树视为生身父母般敬重,大家都以“不要抛弃父母,不要砍伐菩提树”相告诫。

与佛教有关的植物无忧花(左图)。西双版纳佛寺庭院(右上图),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帮助村社恢复佛寺庭园植物(右下图)。





生命·自然



薪炭林也许会在你不经意间映入你的眼帘，而这恰恰是西双版纳傣族保护森林所表现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传统栽培薪炭林以作燃料的唯一民族。西双版纳是我国植物资源最富集之地，按理说，傣族在这片土地上休憩生存，在过去人烟稀少的时代，茫茫无际的雨林完全可以为他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薪材作燃料，但居于密林的傣族，从不因为守着森林而滥伐天然林取薪材，而是种植铁刀木薪炭林来解决燃料问题。

据考证，铁刀木不是西双版纳的乡土树种，它原产于东南亚，据说是随佛教的传入而引入的，傣族民间访问所得材料表明，它在西双版纳至少有四百年以上的种植历史。由于铁刀木生长迅速，燃烧性能好，傣族世代代把它作为薪炭森种植。

在西双版纳，为了教育人们保护森林，在傣族民间还流传有“背柴虫”的故事。“背柴虫”是雨林中的一种虫类，这种虫其形态让人看上去就以为是一只小虫在背着木柴一样，沉重的木柴使得这种小虫行动极其费力。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森林对我们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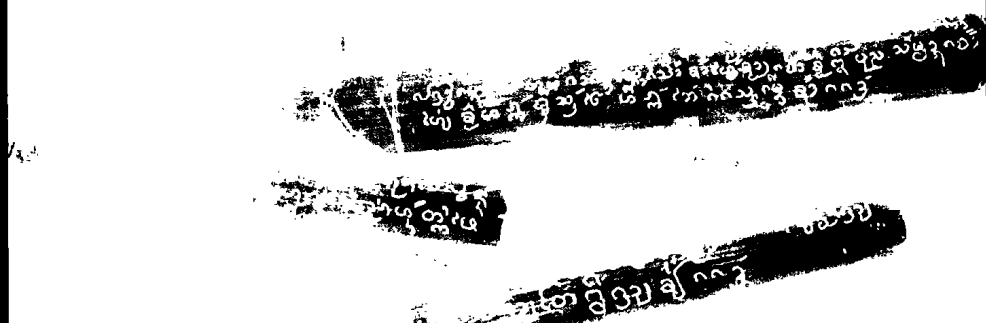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西双版纳成立了宗教植物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西双版纳植物园通过与这些组织合作，在西双版纳全面开展了龙山林与寺庙庭园植物恢复示范。根据佛寺的面积，各寺庙栽种的植物数量不等，少者几十种，多者数百种，西双版纳

各地的傣族佛寺纷纷派僧侣前来西双版纳总佛寺示范点观光学习，并以此效仿。

由于受传统质朴生态观和佛教文化的影响，西双版纳的傣族世代都倡导保护森林而不随意砍伐森林。当你今天走进西双版纳时，每一傣族村寨附近种植的铁刀木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造纸的晒纸场面(左上图),民族生活场景(左下图)。民族文化的载体:竹片、贝叶棕叶片和芭蕉叶(右图)。



活非常重要,不要乱砍树,如果你滥砍滥伐树木的话,在你去世后就会变成“背柴虫”永世不得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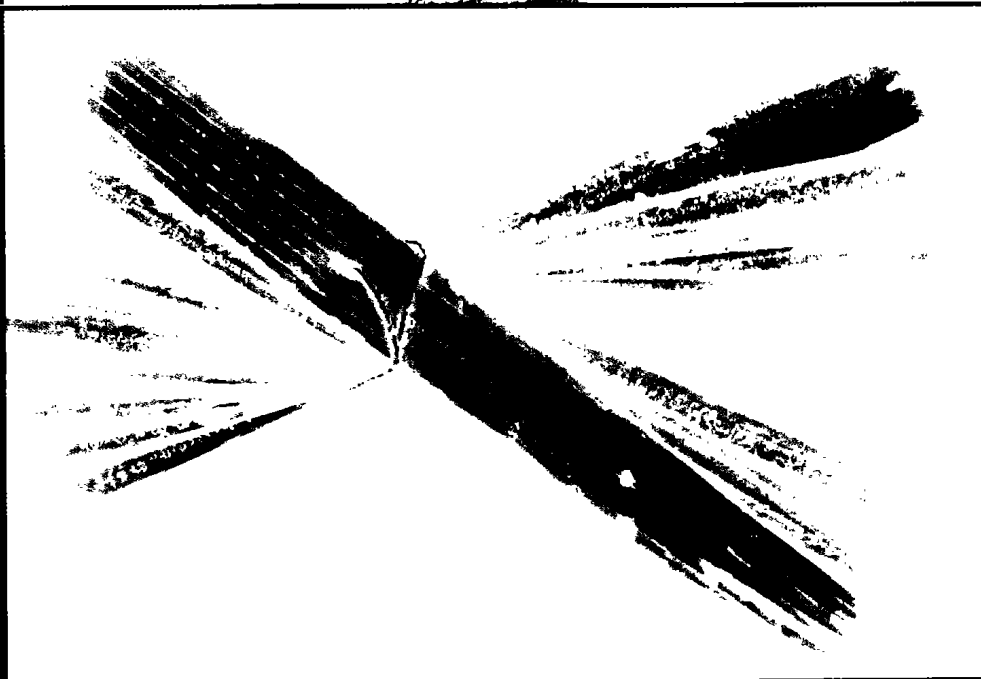
西双版纳的雨林民族大都择林而居,时至近代,虽然农耕技术的发展已使各民族的主要食物来自农业生产,但各民族还是从森林中采摘、挖掘多种多样的食物。

由于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生活实践,使他们对森林中的植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哪种植物有毒不能食用,哪种植物的花、果、叶和茎可以食用,他们都能分辨得一清二楚。调查表明,这些民族从森林中获得的食物,包括淀粉类、果蔬类和油料等有上百种之多。

就是今天,他们仍然把这些食物作为日常生活的补充或满足其传统嗜好的需求,因此,今天当你来到傣家做客时,在招待你的美味佳肴中有很多就是来自森林的各种野菜、野果和各种“异物”。

高温多湿的自然环境是多种热带疾病高发区,在历史上西双版纳曾被视为“瘴疠”之地。西双版纳的雨林民族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形成了防御和治疗多种疾病的有效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形成了独特的医药文化。傣族传统医药是我国四大少数民族医药(藏、蒙、维、傣)之一,有2500多年历史,是祖国传统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傣医主要以“四塔”(风、火、水、土)、“五蕴”(色、识、受、想、行)为理论核心的一门科学。

傣药有近千种,主要来自热带雨林中



生命·自然

的动植物。在前面提到的饮食中，西双版纳的傣族就经常把各类药用植物做为菜肴生食，以预防和抵抗热带多发的各种疾病，而西双版纳的傣族之所以长寿，也许和药膳同功的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早期服饰在最初阶级只是为了避寒遮羞。在云南这片神奇而又古老的土地上，20世纪50年代时，还能见到在文献中记载的早期服饰，它是现代人制作的早期条、草叶作为衣料，用手工直接加工而成。火草和麻是很多民族利用的较早的服饰原料，就是在今天，西双版纳的傣、布朗、基诺等族中仍有以麻和火草制作衣服的。他们利用这些材料手工制作服饰，款式多样，质地厚重，色彩鲜丽，极富民族特色，成为中华服饰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

在西双版纳，在傣、布朗、基诺等民族中，至今还保留有用箭毒木这种植物制成的树皮衣。而每当节日之时，如在基诺族的“特懋克”节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民族身着这种树皮衣或其他利用天然动植物为原料制作的各种服装及饰物来欢度自己的节日。对于西双版纳的瑶族，人们习惯上称他们为“蓝淀瑶”，那是因为这个民族种植蓝淀，染织青色白布，喜穿青布，而因故得名。

傣族是西双版纳唯一具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在历史上其文字载体经历了由传说中的芭蕉叶到竹子，到佛教传入后的贝叶棕叶片，再到用构树树皮纤维所造的纸张。而有些民族，由于他们没有文字，各种信息传递十分困难，因此就创造了“树叶信”，却也能达到简单信息的转达目的。如克木人是居住在西双版纳中老边境的少数民族，他们每逢一些重大活动时都要差人递送“树叶信”通知亲朋，而当接“信”后，对方无论路有多远和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都要放下，按时赴约。

芭蕉叶包树皮和烟草，外加槟榔一串是婚事的请帖；芭蕉叶包树皮、烟草加辣子是病危的通知；芭蕉叶包树皮、烟草和鸡毛，表示人已死，催去诀别；芭蕉叶包树皮、烟草、鸡毛、辣椒、火炭是战争警报。此外在“信”中或外面附有刻痕的竹片，则按刻痕数的要求，多少天内赶到。

基诺族男女青年约会时也有借助于“树叶信”的，即在先约定的地方放树叶，情侣会根据树叶的种类和片数，知道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傣族青年男女在热恋后如有一方变心时，愤怒的另一方有时也会用芭蕉叶包黑线或木炭以及辣椒，请人送给对方，表示一刀两断，黑线或木炭表示对方的

心已黑，辣椒则指对方毒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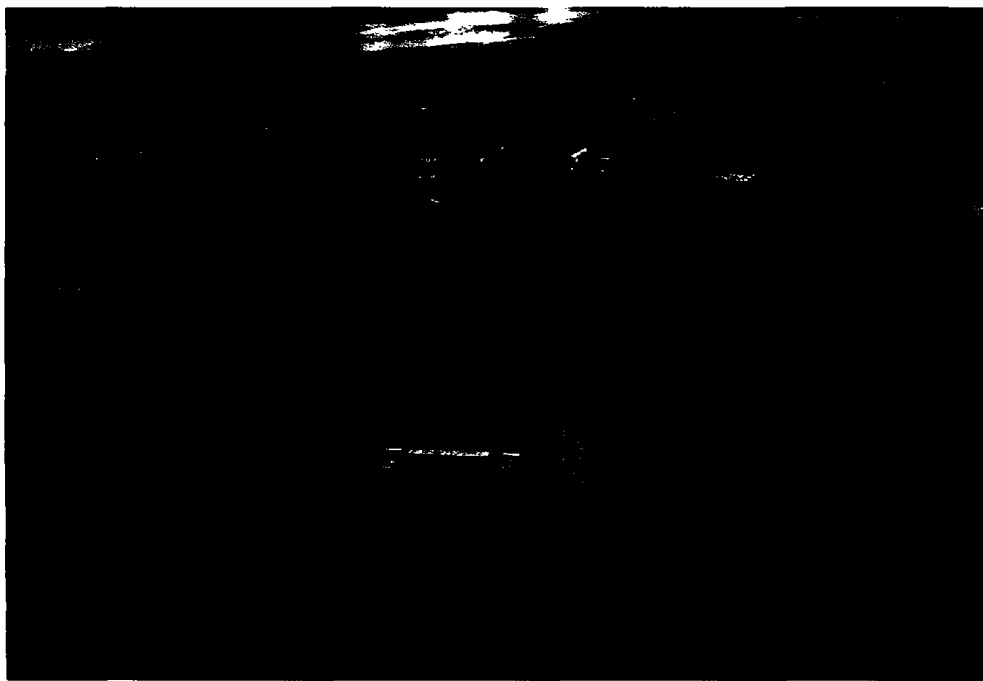
对于“树叶信”中各种植物的花、果、枝和根等均有它的含义，各民族或某些人群，他们都非常清楚，就像当代的密码一样，外人难以破译。

透过西双版纳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雨林民族自古生于森林之中，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等与森林息息相关，因此从他们的先民开始，就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对森林产生了保护的举动，这在西双版纳的主体民族傣族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900公顷的园地上专门开辟建设了一个面积达60亩的民族森林文化园，围绕傣族的传统信仰与植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从药用植物、食用植物、宗教植物、包括“龙山林”等内容对傣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全面展示和介绍。

丰富多样的雨林民族文化深深吸引着众多来客，2003年10月“热带雨林民族文化博物馆”落成并对外开放，迄今已累计接待参观者共10多万人次，其中有2万多人次是西双版纳当地的少数民族。

从科学的角度讲，热带雨林是一座科学秘宫，其中有无数的奥妙等待人们去探知，但对于西双版纳的各雨林民族来说，热带雨林更像是一方宝库，他们世代代正是赖于大自然馈赠的这一宝贵财富，在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之中，才得以休养生息、繁衍至今，创造和演绎了自己民族不朽的发展历史。■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文化园(左图)在全国植物园中别具一格。